《蘋果》中國組｜「都唔X係做新聞嘅」

2小時前

A A A

認真做新聞，經常很勞氣，需要情緒宣洩，甚麼難聽的說話也說得出口。

相關新聞： **《蘋果》中國組｜翻山越嶺看中國 信手撿來樹上蘋果嚐滋味**

兩度入職《蘋果》中國組，從記者、高級記者、首席記者，至被迫停刊前成為中國組的末代副採訪主任。

好像是2014年首次加入《蘋果》中國組，大概吧。

相關新聞： **《蘋果》中國組｜翻山越嶺看中國 信手撿來樹上蘋果嚐滋味**

過不多久就「佔中」，當年「大媽圍蘋」，阻止《蘋果》出紙，我們手拖手捍衛出版。我在。

那一年，那一幕，還記得。

在《蘋果》，採訪過兩年的廣西玉林狗肉節，還記得那一年，光明正大站在一個外媒旁邊，拍下當地人怎樣「劏狗」，那個大漢手刀衝過來，也有人潑狗血在我跟前，我沒有避，不是因為勇敢，是反應太慢。當地人嚴陣以待，大肆殺狗，卻不讓人記載，與那個年輕攝記，找了一個街市的高位拍攝，兩人初生之犢，只知道要拍下畫面，下去時被一個大漢抓住，跟那個初次合作的攝記好像認識多年一樣，我一邊跟大漢吵架，分散對方注意力，攝記就一邊換卡，然後那個大漢說要刪相，攝記在他面前格式化那張空白的記憶卡。

二年還是去狗肉節，我還記得，那一年剛好是廣東烏坎事件，本認識被捕的烏坎村委會主任林祖戀的孫兒，很想親往烏坎採訪，卻因要採訪狗肉節，我沒往東走到烏坎，反而往西走到廣西玉林，烏坎事件由另一名更資深的同事前往採訪。當年，在廣西的我，一直跟林祖戀孫兒聯繫，着他不要做傻事，車上一直被無力感包圍，打一個字，滴一滴淚。林立義，最近好嗎？

到過台灣突發採訪塵爆事件，還記得那時候，得到一個受傷女生的父母信任，着我進去ICU拍下女生的情況，也讓她知道，在香港還有很多人在支持她。那一張相是獨家，最後得到上司讚賞，事後也為該女生得到港人透過蘋果熱心捐款。想跟那位女生說，妳最近好嗎？

到過貴州山區採訪留守兒童。做中國新聞，最難就是要有內地民眾願意說，前期找case一直陷入樽頸，NGO說議題敏感、山區學校說要跟政府申請，好不容易找到

一個義教老師，願意開放拍攝，立即拉隊出發，那個山區，從貴陽開車還要10多個小時才能抵達，氣溫長期濕冷，徘徊在0℃，一隊crew四個人，很不好意思。跟隨留守兒童在天還未光就摸黑爬山上學，硬起心腸問他們的感受，他們想起久未見面的爸爸，都大哭落淚，我們只想在中國式速度的發展下，記下一個個被遺忘的小人物，卻是困難重重。那些小童現在如無意外都成為青少年了吧，你們好嗎？

那一年，記得那個上司，叫我每天要發一個訊息給她報平安。好像某一晚忘記了，然後另一位同事問我是否安好，然後她說：「老細話你冇message佢啊。」

也做過一些有趣的報道，去過廣東相睇，被內地女生數落得一文不值；到過徐聞「菠蘿的海」吃菠蘿，那些年，當地人還很歡迎香港記者，送了我一箱菠蘿。

16年離開，到過不同公司工作，做過電台、電視台、剪片，步伐總不協調，

19年，反送中運動，情緒問題，想接觸少一點本地新聞，跟那個中國組主管說起，她問「有沒有興趣回來？」開了一個不錯的價錢。

價錢不單是物質，更是代表自己的能力獲得賞識。

2020年初，本需前往武漢，到了廣州要轉車，卻被告知列車已不停湖北，好吧，山不轉路轉，就在廣州採訪吧。在廣州記下民眾搶口罩，怎樣「不信政府」的真實一面，最後還是行錯一步，正正經經約了一間廣州口罩廠訪問，之後我已經在半個廣州游走一大圈才返回酒店，吃過晚飯、洗完澡，本來要入睡，突然有四個警員來臨，問：「你有沒有申請採訪？」「沒有啊。」「那你是非法採訪，要立即離境。」在他們面前收行李，他們也不疾不徐，就這樣看着我，我也跟他們離開那間酒店，坐上私家車後座中間，被一肥一瘦夾着。

其中一人比較年輕，車上播着鄭少秋《笑看風雲》等舊香港歌曲。我問他，你知道這些歌嗎？他說，都有聽。那一晚，我手機也沒有被收，我發一個訊息給我上司，「我被發現咗。」那時好像是晚上9時許，她很快回覆，「快地（啲）走！」「已經被遞解返香港lu。」「好，到香港話我知。」最後在口岸時，警員也很親切跟我說一聲「再見，保重。」那時忽然覺得，也許他們就像六四時候一樣，應該也想有人把事實公佈吧。

就這樣，又在《蘋果》多工作一年多，直到2021年6月。

其間脾氣火爆，「點解起題咁累贅？都唔係諗住要畀人睇嘅啲嘢」、「咁樣講好似唔係好公道」、「都唔X係做新聞嘅」。對新聞方針很多意見，我跟那位上司強調，「我不是改革派，我只是希望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崗位。」基本上我大概每兩個，就會透過電郵發一篇長文給那個上司，最長一篇有3,200字。面對一個這麼冇方細的「煩膠」，也不知為甚麼她能包容，還那麼賞識。某一次，她說：「朝早見到你個名就知冇好嘢。」我也只能笑笑，「我唔忍得個人，我會瞓唔着架。」

這一個星期，也睡不着，每天很晚睡，睡兩三個小時便起床，生怕早上張眼又見到一堆新聞push通知自己公司又有甚麼事發生，也想寫一些除了恐嚇以外的說話給那位上司，新聞自由、迫死蘋果那些話就不說了，反正大家都知道發生甚麼事。

做過很多工作，不是每個人都會賞識我，但《蘋果》的自由度，讓我可以成為一個真係做新聞的中國組記者，也讓我可一直秉持自己原則。

記者 楊默